



小布老虎丛书



秦文君 著

调皮的日子 2

Tiaopi de Rizhi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

小布老虎丛书



调皮的日子 2

秦文君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秦文君 200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调皮的日子② / 秦文君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4.9

(小布老虎丛书)

ISBN 7-5313-2807-0

I.调… II.秦… III.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84254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小布老虎工作室 主页: xblh.chinachunfeng.net

E-mail: xiaobuhu1998@sina.com

鞍山市天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幅面尺寸: 140mm × 203mm	印张: 5.5
字数: 123 千字	印数: 1—50 000 册
2004 年 9 月第 1 版	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责任编辑: 单瑛琪	责任校对: 潘晓春
封面画: 戴紫袅	插图: 戴紫袅
封面设计: 耿志远	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15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秦文君



作者简介

秦文君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，1954年生于上海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福利会出版社总编辑。1982年起开始发表处女作，迄今已出版作品四百余万字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花彩少女的事》《男生贾里全传》《女生贾梅全传》《一个女孩的心灵史》《天堂街3号》《属于少年刘格诗的自白》《调皮的日子》《逃逃》《十六岁少女》“喀啦克拉狗系列”及“小香咕系列”等。

秦文君的作品曾先后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、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奖、中华儿童文学奖、儿童文学园丁奖、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、文化部全国蒲公英少儿读物金奖、台湾杨唤儿童文学奖、台湾九歌文学奖等四十多种奖项，2002年10月在瑞士获国际安徒生提名奖。

作者的《男生贾里》《女生贾梅》《家有小丑》《开心女孩》等十余部作品在海外出版，有的被译为英文、德文、日文等出版，《男生贾里》《宝贝当家》《家有小丑》《调皮的日子》等十余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播映。

秦文君的作品风靡校园，深受读者欢迎，近年来，收到来自全国及新加坡、美国、澳大利亚等地的小读者来信共计8000余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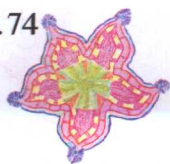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便于小读者与作者交流，在此公布秦文君的电子邮箱：qinwenjun@vip.sina.com。

她写作的《调皮的日子》是“小布老虎”的第一本书，《调皮的日子②》继续讲朱多星、小沙、金妞他们的故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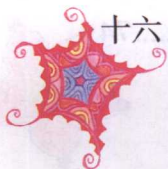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一 神奇的码头	1
二 爷爷朱老汉	9
三 奶奶大美人	18
四 金妞的闺房	25
五 泡海澡	39
六 富豪之家	50
七 健忘者	64
八 宠 物	74





九	不明白的世界	85
十	藏在袖口的答案	100
十一	玩忽职守的姑父	112
十二	紫苜蓿农场	120
十三	甜蜜的舞会	134
十四	朱咪咪和仙姬	145
十五	起风的日子	154
十六	归途	163





一 神奇的码头

姑妈朱好好说，码头是个出奇迹的地方。有人走出码头就交好运，捡到金元宝，也有人在码头边掉了魂，捅出乱子。她把这话说了三四遍，要我和表弟小沙下船后紧跟着她，别让陌生人拐走。

“太好了！”小沙对着我叫了一声，“交上大好运，猪头！”

千万别以为“猪头”是我的绰号，它是小沙的口头禅，新近添上的，他在特别快乐和特别生气时都会来这么一句。

码头的确不坏，风潮乎乎的，就像小沙不停地对着我哈气；汽笛声响了一声又一声，就怕别人以为它们的声音不嘹亮。

人群也闹腾着呢，轰隆隆往检票口涌去，像是跑得快能拿大奖似的。地上没有金元宝，连一个破口袋也不会有。有



个人捎两个箱子，还提三个背包，好像长两只手不怎么用似的，可仍然不肯扔掉一件最小的行李，好没趣呵。

我东张西望，仍然盼望能交上好运。小沙看上去比我安分多了，一个劲地低着头，像是要认识周围人的脚指头。

有个先生走路晃着肩，神气活现。那人理着高贵的分头，戴一副墨镜，手腕上有一块金光闪烁的手表，是值钱的金表。他用手提着个沉甸甸的小皮箱，小皮箱格外讲究，带着密码的那种。他打我身边挤过时用胳膊肘顶了我一下，随后扭头喊了一声：“来呵，跟上。”

这会是什么暗号吗？我倒是愿意弄明白他是否叫我，不管有没有好运。至少，如果跟这个先生走一趟，就有机会看他打开那口沉甸甸的皮箱，瞧瞧里面究竟装有什么昂贵的珍宝。

“朱多星！”有人猛喝一声，“你的魂呢？”


喊话者是我姑妈的丈夫，我的姑父。自从我父母出国后，我就寄居在姑父家。说起我姑父，其实挺容易结识的：这个人走路喜欢背着手，翘起下巴，仿佛身边有一百个人想巴结他，而他一个也不想搭理。

假如你在路上遇到一个骄傲成这副样子的先生，而且他是个瘦子，戴眼镜，有着一口白森森的好牙，衣冠楚楚，夏天里穿米色长裤，戴凉帽，总用饭后散步般的速度走路，那么，不必打听了，他肯定就是我姑父，他还是个动不动就用尖嘴钳子拔别人牙齿的牙医。



喜欢姑父的人好像都是女的，比如姑妈，比如姑妈的胖朋友。男的就一样了，就连小沙都不喜欢他的父亲，他听姑父叫，就嘀咕一声：“魂没了就没了呗。猪头！”

对姑父最为反感的是我怀里的小猫朱咪咪。它对着姑父打了个大哈欠，还伸出爪子晃了晃，仿佛在说：免开尊口，拜托！



它是一只公猫，原名叫咪咪，我问它是否愿意跟着我姓朱，它说：“妙！”所以，从那天起，它就正式叫朱咪咪了。朱咪咪最明白什么人有趣，对没多大意思的人看不顺眼，还瞧不起呢。

不过，朱咪咪确实是见多识广的猫。它流浪过一阵，猫肚子里藏着许多秘密的经历。另外，它有跳迪斯科的天才。我指望它早点学会芭蕾舞，那样，我和小沙就能领着它去世界各地的大剧院演出，它的艺名可以叫“臭美叮不拉叽”，只是，到时去哪儿给一只猫定做全套的演出行头和跳舞软靴？

出了检票口，路边出现一座座石头垒起的房子，房子前摆出各种小摊子，有卖钓鱼竿的，也有卖海螺海珍珠的，还有一个摊子是卖炸大虾的。

姑父让我和小沙原地站着，说他要到附近找一找接船的爷爷。

那排房子中有座玲珑可爱的石头小房子，星星形状的窗子，拱形的木门，墙上攀着绿油油的爬山虎，有两个少年，坐在小房子前的石阶上吹笛子，有人听着好听，就走过去在石

阶上放一点钱，也有人走过去放几块贝壳。

突然，朱咪咪弓起身子，毛儿根根竖起，浑身毛茸茸地像一团毛线，它在我怀里拱动，爬上我的肩，纵身一跳，径直朝那两个少年奔去。



敲一敲这温馨小房子的门，来开门的会是谁呢？

两个少年倏地直起身子。

他俩长得极为相像，一人一个大脑袋，高高的额头，宽宽的嘴，两排细小的牙齿。他们皮肤黝黑，湿漉漉地穿着青褐色的紧身服，如果他们坐着相互看一眼，准保像照镜子，彼此能看到自己的模样。要是他们站起来，那就不同了，因为他们一个是大个子，另一个是小个子。



朱咪咪对着那个大个子“妙不妙不”叫，还去舔人家赤裸的脚面。

我赶紧奔过去，把这丢人的朱咪咪拎起来，可它却不识趣，津津有味地咂着粉红色的舌头。以前，它只对活蹦乱跳的鱼和香喷喷的火腿肠才会露出这样的馋相。

“你这个小浑猫！”我小声骂着朱咪咪，“怎么喜欢舔臭脚呢！”

小沙先前有点闷闷不乐，见朱咪咪出丑，他有点高兴起来，凑过来说：“要舔脚？我免费提供，省得天天洗脚！”

他这样打朱咪咪的歪主意可不行，小沙总穿跑鞋，两只脚臭不可闻，朱咪咪怎么受得了！我说：“你真大方！这十天里，猫食可以省下不少。朱咪咪每天吃你一只脚指头就够了，十天才吃完……”

“那，那就算了。”小沙说，“脚被猫舔起来很痒的，我，我不上当！”

两个少年静静地望着我，他们眨动着眼睛，眼神像波光般熠熠闪亮。

“他叫年糕。”那个矮个子指着高个子说，“他有秘密轻易不让别人猜。”

高个子说：“他叫包子！见到人笑眯眯的！”

我忍住笑，刚想回话，姑父就把我的脑袋扳过去，下手还很重。

我知道，姑父不准我们与陌生人搭讪，他说他不相信陌



生人，只相信自己眼睛看上去是好人的人。可他不想想，他是个高度近视，视力还及不上独眼龙。

“不好了！完了！”小沙赌气地跺跺脚，“好东西丢了！猪头。”

我看看他，说：“丢了什么？”

“钱包！”小沙哭丧着脸说，“一只钱包呀！”

这下，轮不上我插言了，因为姑父大喊大叫起来，看样子，他情愿丢了魂也不愿丢了钱包，他是个小气的先生，特别是现在发急的样子，眼珠都要弹出来了，叫他三声吝啬鬼的老祖宗也不冤枉。

“我不走了！不走了！”小沙更委屈了，“除非谁赔我一只钱包！”

他的钱包别人可赔不起，鼓鼓囊囊的，大票小票都往里装。这小沙，隔一天两天就数一遍钱，像是记不得自己有多少家产了，其实，他记得分毫不差，假如我抽掉一张，他立刻就会发觉。依我看，这种人数钱等于白数：他数完后不会拿出一点儿去跑商店的，仍是把钱原封不动地装起来，供下一次再数。

看小沙如此难过，我也很同情，主要是掉了钱包后，他想数钱就无法数了，其他，倒是次要的，反正他横竖不会去花钱，只爱数钱。

这时，我听到姑妈朱好好大声叫起来：“爸爸！爸爸！”
爷爷来了！



我急忙拉小沙去迎接爷爷，可他甩开我的手，死犟着在原地不动，说：“少掉一只钱包啦。”

我发现小沙的裤袋鼓突着，正正好好装一只钱包，就悄悄地伸进手，猛一下把他藏起的宝贝掏出来。怪事，分明就是他的钱包！

“你说谎！钱包明明在这儿！”我举着它说，“你说它丢了，那它就算是我的啦，归我了！”

小沙一把将钱包夺过去，塞回到裤袋里。我以为这下他会老老实实地跟着我走路，可是，他不，他又开腿，撇撇嘴，开口说：“我不走！我掉了一只钱包！”



后来才弄明白，这个贪心的小沙刚才一直低着头盼望在码头上交好运：拾到一只钱包。他丢失的钱包并非裤袋里的那只，而是梦想在码头上捡到的那只。

如果按他这么算，我还丢了一块金表呢。那位有钱的先生让我跟前，谁知会不会把箱子里多余的金表送我一块。

我姑妈朱好好，大大的好人，还有个天生的好脾气，她搂住小沙的肩，说会另外买一只新钱包送给他，就当是他在码头上交好运捡到的。换了我，早知足了，这样的好事并非每个小孩都能撞上的，可小沙却死也不肯罢休。

小沙吞吞吐吐地说，他想捡到的不是普通的钱包，而是里面一层又一层地装着大额钞票，那些钱请一千个人饱食冰激凌后还多余几张百元大钞。



拥有这种钱包的十有八九是个大富翁，富翁最爱做的事或许也是不停地数钱，那么他们最拿手的活儿也应该是护住自己的钱包。

我大叫一声：“别傻了，黑心鬼！你忍心让人掉钱包等你去捡？”

除非，哪路神仙种下一棵怪树，不长叶子，光长钱包，这样，小沙才可能经常大丰收。

姑父落下脸来，一言不发。他这个人说话时从来不怎么笑，像是在说气话，而不说话时看上去也不见得开心，像在生产闷气。

他也在为没捡到钱包而沮丧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可了不得。因为姑父比小沙更财迷，他想捡的钱包神仙也帮不上忙：一定大得像百宝箱，里面除了有一笔巨款，每天清晨还会准时掉出一块金砖，生日那天或许一口气掉出十几块，多得让人发愁往哪里搬才好。

姑父若想得到这样的稀世珍宝，最后又泡了汤，当然笑不出来。不过，他们不笑，我来笑。聪明人就是有这样的本事：不交好运也照样快快乐乐，让别人以为你刚捡到好几个钱包……





二 爷爷朱老汉

“吾孙多星！”有个苍老的声音叫着。

我爷爷大步走来，他是个矮老头，但他迈出的步子跟高个子一样大，所以我不打算把他当矮子看。

外人都叫我爷爷“朱老汉”，但这威风的名字只归别人使用，自己家的人，从不那么叫他，比如姑妈叫爷爷“爹”，姑父也这么叫。其实，他是爷爷的女婿，不该那么叫的，应该叫“大人”，这是我同学张潇洒告诉我的。这个人，凡是我知道的事他一声不吭了，我没听说过的事，他样样都能一五一十地说出来。

小沙也叫我爷爷为“爷爷”，不叫外公，他说叫外公听上去像是“别人家的公公”，我知道，那是小沙太好强，他样样都不想输给我，所以，学我的样子。

爷爷来过姑父家，我和小沙都认识他。但我们从没见过





奶奶。我们问爷爷为什么不带奶奶到城里玩，爷爷说，奶奶是个大美人，大美人就爱藏在家里照镜子，轻易不让别人看，说着他便哈哈笑，说那镜子像有魔力，奶奶迷得不得了。

爷爷朱老汉走过来了，一只胳膊使劲抱抱我，另一只胳膊使劲抱小沙，抱得那个紧呵！小沙哇哇乱叫，说像被绑架了，快上不来气了。我想这是爷爷想念我们，否则，谁愿意用这么大的热情拥抱小沙呢？他的衣襟上有剩饭米粒，有吃炸茴香里脊肉落下的油渍，脏兮兮的，还三天两头偷偷地把洗脚的事赖掉。

爷爷亲昵地拍拍姑妈的脑袋，又礼貌地拉了拉朱咪咪的小爪子，唯独对姑父，他不冷不热，说了句：“你来了！”



“我来了！”姑父瘪瘪地说，“爹！”

他俩像对暗号似的，对完就结束了，找不到什么多余的话。

爷爷住在金石滩边的渔村里，是个有本事的的老中医。他身边带着两件宝贝，一件是奶奶给他缝的药褡子，他背着它东奔西走，药褡子里装着中药，灵芝和仙草什么的；另外一件宝贝是一把带弯柄的油布伞，爷爷用了几十年，听说一把伞连续使用五十年就会成精，说不定，它早已成了伞精灵了，只不过没让外人识破。

其实，我爷爷就长得像神仙，不是那些牛头马面的神怪，而是像个人参仙翁：矮矮的个子，粗粗壮壮，白头发，白胡须，笑声响亮，爱管女的叫“妇女”。

